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 第七回 變宗旨遺書通革黨 詐傳道踏月涉荒山

話說陳千秋身故之後，唇舌指甲統通瘀黑，康有為也學孔子哀再伯牛之語，把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哭說了兩句。又想起顏淵死，孔子哭之慟，自己改陳千秋的別號，喚做超回，因亦捶胸大慟。且見他有點聰明，又是自己心腹，一旦歿了，將來盡少一個幫手。加以同門感情，自然是要哭。當下各學生勸慰了一會，康有為徐徐拭淚對學生道：「可惜賢人天不予以壽。」徐又歎道：「昔者顏回好學，不幸短命而死，今吾之超回亦不幸短命死矣，古今一轍，安得不令人發歎！」各學生再勸慰一會而散。康有為即洗過臉手，拿京潮煙袋抽了幾口，細想學生去者不追，來者不拒，縱然死了，外面若沒有分毫憐惜之情，哪裡能感動同門？天幸來得一副急淚，好見得自己愛賢之心。到了次日，即學皇帝祭悼大臣一般，賜祭一壇，令各學生備禮物前往陳千秋原籍致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康有為自被御史安維峻參劾之後，時粵督見他只是一個狂妄書生，料不能幹出什麼大事，故反說安御史小題大做，即糊塗復了，不啻替康有為洗刷了。那時康有為方始安心。自此，對著學生，也稱自己道大莫能容，為世人所沮。但獨坐無聊之際，又想起自己本來要做個中國聖人，五洲教主，奈學生天天出外標榜自己，凡外人仍是譏誚的多，信從自己的少。湊著中了一名舉人，又不曾上進。因此滿胸抑鬱，終不免宗旨不定。見異思遷，是個自然的道理。偏事有湊巧，那時正是孫文、楊衢雲等謀在廣州起事。被漢奸泄了機密，致所事不成。被拿了朱、邱、陸、程四人，流血去了。康有為在萬木草堂中聽得此事，知道孫文是久讀西書，是個英國醫學士，楊衢雲亦是久讀西書的，那兩人均是熟悉西國文明政治的人，一旦同謀起義，其志不小。又打聽孫、楊二人發起一個興中會，會裡頭的宗旨是因中國被滿洲人佔據了二百五〇餘年，因要興復中國，這等題目，原是彼黨宗旨。又聞得孫、楊二人的主義，是要將中國行個民主立憲政體的。究竟什麼民主立憲，自己本不大知得。但這個名目盡覺新奇，橫豎數年以來做聖做賢不大得人信服，不如從他那條路走走也好。不覺一想一擊節，拍案道：「是了！這念頭端的不錯，不如派兩個學生尋他，好與他同謀舉事。」繼又想自己原是要做道學的，現在風氣不大開，種族不大辨，多管當這條路是個犯上作亂的，人再不信自己是個道學的，卻又怎好？便是這回派學生前去，怎麼造詞才好？

想了想，打算定了，即喚學生林魁、梁啟超進來。分坐後，林、梁二人先說道：「先生喚我們到來有什麼指示？」康有為故作歎道：「你們瞧瞧中國裡道頭這口來年間，可成個什麼樣兒？甲申年被法人打破了福州，還虧補了幾百萬講和。後到甲午年間，又被日人打得大敗去了，虧那李鴻章幾年精神，成了北洋水師，也降的降，沒的沒，那百來兆的海軍資本統打掉黃渤海間去了。陸路的什麼淮軍、毅軍、湘軍，更沒得可說，整整又賠了二百兆銀兩銀子才了得事。你道中國幾多錢財，能夠年年充做賠款呢？再者，如旅順、大連灣、廣州灣、威海衛、膠州灣，統通被外國人搶了去，你道中國又有幾多口岸？弄得外國人天天說瓜分，可還了得！若不把中國另行製造過來，斯民身家性命就不用要了。」梁啟超道：「先生也說得是，若若是另行製造中國，究要什麼法子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我們志向本要保國安民，叵耐大道不行，反要把我們參劾，還有情理麼？雖則安命聽天，是我們志在聖賢的分內事，但是國家緊要。因我們中國被滿洲人占去多時了，卻被滿人把持，沒些變動，將來盡被外人分的分，滅的滅，是說不定的。不如索性把滿人驅逐去了，復回完全的中國，像日前孫文的所為，卻是不錯。」

梁啟超聽了，也點頭沒有答腔。林魁聽得，已伸出舌頭，幾乎縮不進去，半晌才道：「這樣看來就要做革命黨了，怕我們實使不得呢！」康有為便問其故，林魁道：「昔者孔子亦是道大莫容的，也寧願乘桴浮海與欲居九夷，也不願做這等事。且我們在這裡，哪個不知是要做聖做賢的，今一旦如此，好不令人議論。」康有為道：「你忒呆了。你道孔子不贊成革命的麼？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這兩句話就是孔老頭兒說的。不過孔子力做不到，又見周德未衰，故不能干順天應人之事。然而《春秋》改元稱制，其志可見。今時局如此，比孔子當時卻又不同，就不好錯過了。那姓孫的說的什麼民主立憲，我們卻不懂得，只此事若幹得來，為頭的就做個皇帝，玉食萬方，其次也做個開國功臣，食邑萬戶，倒像為聖為賢的一樣兒流芳千古了。你道好否？」林魁道：「這樣果然是不錯，但目下究要怎樣做法？」康有為道：「俗語說萬事起頭難，今孫文等日前謀起於廣州，想已預備多時，黨羽自不少了，我們盡可交通他，說道與他同謀，他們在外打點，我們在內照應，行事較易。想他志在成事，料沒有不允的。」梁啟超道：「我們向不曾與他相識，怎能與他交通？」康有為道：「他們既謀大事，正須多人相助，何患交通下來。我探得他現寓澳門，就寫一封信給你們前往，且看如何。但此事比不同別的，總要慎密慎密才使得。」林、梁二人自不敢違抗，即領了書信，托稱有事要往澳門，即起程去了。

林、梁二人一路付度，覺好好的求做個聖人，還自安穩，且縱使他人不認我是聖人，惟我自己當做聖人有何不可。今偏偏討事做，又改轉念頭要做皇帝，可就奇了。況且自己可以自稱為聖人，若皇帝做不來，就斷沒可以自稱做皇帝的，這想頭就差得遠了。慢表林、梁二人且行且想。原來孫文、楊衢雲是當時革命黨的大首領，宗旨主張要恢復中華，做個民主立憲國的。自從那年謀在廣州起義，被人泄了機密，因至失敗，其後居於澳門，正尋機會以圖再舉。及見林魁、梁啟超領了康有為的書信到來，交通自己。見彼此都是中國人，今肯來相助同謀，本沒有不喜歡的。只素知康有為那人是宗旨無定，妄自尊大的，且天天外面要做聖賢，肚子裡卻熱心科舉。又性情乖僻，凡粵人聽得他名字的，哪個不喚他做癩康，這樣就不是個肯流血救國的人了。故眼前見他通信到來，口稱要同謀舉事，雖不好拒絕，只不過淡淡應酬而已。

林、梁二人見此情景，只得回省城去了。把情形覆過，康有為聽了默然無語。自付自己已是一個舉人身分，滿望一封書交到他們，一定歡迎。今卻如此冷淡，難道他們小覷自己是不能幹事的？想一會才道：「你們料孫、楊二人意見怎地？」林魁道：「想忌我們本領壓住他是真。」梁啟超道：「這卻未必。大凡讀西書的人，更識得外情的，每請我們讀漢文的是個書呆。他滿意我們只合求科舉、說官階。抑或有點事識破我們，就瞧我們不在眼內。況見我們是向政府求功名的，更疑我們是去偵探他們的行動，自然要思疑了。」康有為道：「軼賜的話還自有理，但我有什麼歹事被他看破？總而言之，吾道不行，就所如輒阻也罷了。你們且退。難道自己就幹不來，要依附他人不成？」說了，林、梁二人退出。

康有為再想孫文如此見外，料虧破自己不是實心與他同志，故以如此。但兩學生前去親見，他人不賞臉，自己面上實過不去。他日稍有微力，無論如何盡要阻礙孫文，才出得今日這口氣。想罷，心中更自憤悶。又付這回欲助同孫、楊行革命的事，只有林、梁兩學生知情，若傳將出去，恐又被人說自己見異思遷了。況林魁為人不甚懂得機關，容易胡亂說了出來，因此要靠林魁秘密，更竭力籠絡林魁。常說林魁性情酷似曾參，質雖愚而勤於學，將來得吾道者必魁了。林魁聽了，見先生說自己可以繼承道統，好不歡喜，便又竭力趨承康有為，一舉一動也留心不過。恰那日是八月中旬，適逢佳節，夜後家家笙管，處處弦歌。同門學生或喚花舫游河，或到酒樓賞月，更有些告假回鄉趁節的。分熱鬧的時候，哪個不出門游逛？所以萬木草堂裡頭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只有林魁因屢次蒙先生贊他勤學可以傳道的，更在康有為面前賣光兒，雖什麼熱鬧的時候，也沒有出門。只著使喚人買了些果餅回來，揀張桌子來在大堂上，又拿過張椅子來坐著，手拿了一盞清茶對月而飲。只見一輪明月當空，星稀雲淨，那月色倒照庭階，越發精采可愛。

時不過初更以後，康有為本欲出門赴友人飲局，忽見那姓林的如此孤零坐著，反不要及時行樂，畢竟勤學的自是不同，連自己也不好出去。忽即盪返房子裡，又覺如此良宵怎好辜負，因此腳步還未起行，那三魂七魄不知飛往哪處繁華鬧熱場裡去了。故幾次蹣跚房中。林魁見了，又不知康有為要作何事。怕忌自己獨坐此間，看著不好，亦急的盪回房子裡躺在牀上。忽聽得隔壁嗷嗷嘈嘈，有品簫弄笛的，有猜拳行令的，動得自己心癢。覺他人如此熱鬧，自己何苦博個勤學的名，挨的寂寥，旋又起來向門外一張，見康有為在房中亦像行坐不安，口語囁囁，腳步忽出忽進。林魁正看得出神，忽聽得康有為房門一響，就疑他要出門去了。猛不防

康有為拿了一杖行出來，向自己房門一擊道：「魁乎！」林魁急的應了兩聲「唯唯」，即披衣出了房外，果然見康有為，即隨著他直出了館門去了。沿街上行來，亦步亦趨，正不知先生要喚自己何事，又不好多問。心裡盤算間，已聽得譙樓上已響了二更三點。想如此深夜，趁著館中無人，獨喚自己出門，想必是要給自己傳授道統。因先生亦說過將來可承他道統的只自己一人，今更幸各人出門尋快活去，實是我應得道統的機會，可無疑了。

且行且想，但見康有為沒句說話，自己便肅然莊重。不覺已近三更，行人漸少。只有月色照得街道如同白晝，一路踏著月色而行。已不知經過幾多街巷，漸行得乏了。又想雖要傳授道統，怎要行這般遠？怪得古人說任重而道遠，自己應不必畏行路之難。再過幾條街巷，已見一座高山，早認得是觀音山的去處。腳步越覺疲軟，行一步歪一步，已挨得到山腳。向上一望，尚有百數步石級，也見康有為亦行得氣喘喘的，上氣不接下氣。林魁正要請他大家坐一會兒歇歇，又恐以畏難被先生見責，便一句勞苦話也不敢提了。在康有為自己，亦覺行的太苦，但林魁且不提及，自己要把道統傳人的，如何敢說？惟有竭力撲跌上前，口裡像吹氣的一樣，呼呼的吁響。及行到了一座觀音堂前，正要歇歇足兒。就借觀景為名，在石磴上抖了抖。林魁肅然坐著，精神注在康有為身上，看他如何傳授，一手、一足、一耳、一目，無處不留心。時康有為一句話也沒有，只是四圍張望。覺月色雖好，但那地恰在樹陰之下，正當秋風初起，樹枝搖動。初時行路也不覺得，到這裡見樹斷迷離，竹聲瀝瀝。適有只鳥鵲在樹上，驚霜怯月，飛的撲撲有聲。二人不知是何鬼物，不覺毛髮悚然，嚇得一跳。康有為覺此地坐得不安，便起步望山頂再行。林魁見他未曾傳授，也不敢怠慢，惟再起步跟隨。直至山巔之上，但見正中一輪明月，照耀得銀世界一般。俯瞰鵝潭，月映江心，萬象汪洋，澄清一色。正是月白風清，天空地靜，真覺煩心頓釋，萬慮齊除。揀一片草地上坐下，林魁也陪著肅然坐著，默聽傳道。正是：

不畏長途登峻嶺，只稱傳道騙同門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